

后现代语境下的平行叙事创作模式研究

杨晓霖, 宁静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515)

摘要: 平行叙事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简言之就是一种以经典的先辈文本为参照, 通过文类转换、叙事视角和叙事时空的转换等重新叙事化策略创作出与前文本平行的新文本的叙事形式。随着后现代叙事化策略的复杂多样化, 平行叙事也从简单形式发展成更为复杂隐秘的形式, 从四种原初的一一对位模式——文类(风格)转换、视角(话语)转换、叙事框架内平行叙事和时空置换性平行叙事发展成为多重叙事中的多个平行文本、故事套故事中的多个平行叙事和整体平行框架里插入先辈作家生命虚构平行文本等三种升级版的多对多对位模式。对不同形式的平行叙事进行分类论述增进了研究者对当代大奖作品创作路径和趋势的了解, 同时能帮助读者成为作者的理想读者, 实现对作品更充分和更全面的解读。

关键词: 后现代语境; 英美文学作品; 平行叙事基本模式; 平行叙事升级模式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 (2017) 4-0029-07

一、引言

平行叙事(parallel narrative)简言之就是一种以先辈文本(predecessor text或precursor hypotext)(Llewellyn, 2009: 36)为整体上的互文参照, 通过文类转换、叙事视角和叙事时空的转换等重新叙事化策略创作出与前文本平行的新文本(parallel text)的叙事形式。一方面, 平行叙事涉及对先辈文本的复制和模仿, 这是平行文本与先辈文本建立对应关系的立足点和基础; 另一方面, 平行叙事并非简单的拆字拼图游戏, 而是暗含创作性的转换和变更, 这是使平行文本成为独立于先辈文本而获得创新性的关键点。因而, 平行文本既忠实于先辈文本, 又是对先辈文本的反叛, 它与被平行文本一样具有原创性。援用康纳(Connor, 1996: 167)的说法, 平行文本是对先辈文本的“忠实

性反叛”(fidelity-in-betrayal)。平行叙事并非一种全新的创作现象, 它是经典作品顺应当代社会文化议题的升级版叙事形式。这一叙事形式在后现代语境下得到充分发展, 已经从最初文类和视角的简单转换演化发展成一种更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叙事形式。一部作品可以包含与多个前文本对应的平行文本, 平行文本亦或以故事中的故事形式出现, 亦或以多条叙事线索中的一条或几条形式出现。这种创作模式已渗透到纯虚构作品、生命虚构作品、电影剧本等不同类型和媒介的文本中, 因而对后现代语境下的平行叙事进行分类论述可以增进我们对当代作品创作路径和趋势的了解。

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创作趋势, 在重新语境化的创作过程中, 平行文本被赋予当代视角和理念, 或增加了元文本的解读维度, 或

收稿日期: 2015-11-13; 修回日期: 2016-0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心理创伤学视域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13CWW020)

作者简介: 杨晓霖, 女,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叙事学、英美文学、叙事医学

宁静, 女,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文学翻译

改变了元文本的价值观。瑞斯 (Jean Rhys) 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1966) 预示着平行叙事时代的开始。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后, 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参与到平行虚构创作大潮中, 诺贝尔和普利策等各类大奖作品中随处可见平行叙事的影子, 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平行叙事创作和阅读的巅峰时代。

二、平行叙事

平行叙事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典型创作现象。这一概念最初被用于描述在同一作品里采用的两条或多条交错或并置的情节线索, 或者是通过不同叙事视角展现同一事件的两种叙事现象。前者如康宁翰 (Michael Cunningham) 的《时时刻刻》(*The Hours*, 1999), 讲述与《达洛威夫人》这部作品紧密相联, 却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三位女性 (作家伍尔芙、劳拉和达洛威夫人) 的平行故事; 后者如伍德海德 (Richard Woodhead) 的《史蒂文森的奇怪病历》(*The Strange Case of R. L. Stevenson*, 2001), 从五个医生的视角回顾他们共同的病人作家史蒂文森的生活。无论是情节线索还是叙事视角的平行, 故事内的平行文本都可视为互相映照的镜子。

而本文将要探讨的是不同作品之间的平行 (parallel) 和衍生 (derivative) 关系。这种平行叙事是由一位作家从先辈正典作家已有的作品里衍生出来的新作品 (Müller, 1995: 312), 大多以经典作品为元文本参照, 通过文类转换、叙事视角和叙事时空的转换等重写策略创作出与先辈文本平行的新文本。一些理论家称这种现象为重述 (retelling) (Schiff, 1998: 367)、重写 (rewriting)^① (Heilmann & Llewellyn, 2004: 137; Moraru, 2001: 1; Schiff, 2004: 363; Mukherjee, 2005: 108) 或重撰 (reworking) (Mettinger-Schartmann, 2007)。威多森 (Peter Widdowson, 2006: 492) 断言英国当代小说中出现了一种“换视角改写虚构” (re-visionary fiction) 的特别文类, 这些作品重写 (rewrite) 或写回过去 (write back to) 的经典文本。然而, 重述或重写不能准确地描述这类作品与元文本之间的平行和对位关系, 它们所涉及的创作范围更广, 并且只能概括这类后现代创作行为, 而不能用来描述一种叙事策略或类型。

马克和托马斯 (Mark & Thomas, 2007:

181) 和安德烈 (Andrea, 2011: 363) 都提出过“平行续述” (parallelquel) 这一术语, 前者认为, 这一术语指代“与某个已存在的著名文本相平行 (有时可能相悖) 的故事线”; 后者认为, 它指涉原创文本的一种另类版本, 既揭示原创文本的创作机制, 又显示出对源文本的某种批判态度。受此启发, 我们提出平行叙事这一概念。

作为一种后现代创作行为, 平行叙事具有两种意图。一种是纯粹的美学意图, 是当代作家表达对先辈作家敬意或讽刺的一种载体, 如欧泽克 (Cynthia Ozick) 的《异国身物》(*Foreign Bodies*, 2010) 和史密斯 (Zadie Smith) 的《论美》(*On Beauty*, 2005)。两部作品分别通过对《大使》(*The Ambassadors*, 1903) 和《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10) 进行平行创作表达对文学偶像詹姆斯和福斯特的崇敬之情。另一种是鲜明的政治意图, 将平行叙事与强烈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如斯迈利 (Jane Smiley) 创作的与《李尔王》平行, 获 1992 年普利策奖的作品《千亩园》(*A Thousand Acres*, 1991) 和福斯特 (Margaret Forster) 的《夫人的女仆》(*Lady's Maid*, 1992) 等。当然大多数平行文本兼具两种意图。他们都在反复重读家喻户晓的正典作品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撰写出对应的平行作品 (Swamy, 2006: 61)。

经典先辈文本能激发多个风格迥异的平行文本, 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经典童话吸引诸多当代作家, 如博尔赫斯、阿特伍德、布拉德利 (Marion Zimmer Bradley) 等, 进行平行创作。《奥德赛》衍生出阿特伍德的小说《珀涅罗珀记》(*The Penelopiad*, 2005) 和叙事诗《塞壬之歌》(*Siren Song*, 1974) 以及奥尔蒂斯 (Lourdes Ortiz) 的《喀耳刻的动机》(*Los motivos de Circe*, 2007) 等。莎士比亚、勃朗特、奥斯汀等的表达人类永恒主题的作品也成为后辈作家进行平行创作的源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衍生出孔戴 (Maryse Condé) 的《风啸山庄》(*Windward Heights*, 1998)、厄夸哈特 (Jane Urquhart) 的《改变天堂》(*Changing Heaven*, 1993)、沙展 (Lin Haire-Sargeant) 的《H: 希泽克利夫返回呼啸

山庄之旅》(*H: The Story of Heathcliff's Journey Back to Wuthering Heights*, 1992)和米勒(I. J. Miller)的《呼啸夜晚》(*Wuthering Nights*, 2013)等多部作品。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衍生出利特(Toby Litt)的《鬼故事》(*Ghost Story*, 2004)和威尔逊(A. N. Wilson)的《嫉妒鬼》(*A Jealous Ghost*, 2005)等平行作品。伍尔芙最出名的小说当属《到灯塔去》,而衍生出多个平行作品的小说却是《达洛威夫人》。这部作品涉及性别身份的模糊性和同性欲望等主题,这些元素在更主动开放地探索性别建构的当代世界里有更广泛的阅读市场。除了康宁翰的《时时刻刻》之外,还有立品科特(Robin Lippincott)的《达洛威先生》(*Mr. Dalloway*, 1999)和兰切斯特(John Lanchester)的《菲利普先生》(*Mr. Phillips*, 2000)(Schiff, 2004: 363-364)。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则衍生出至少三部大奖作品——马丁(Valerie Martin)的《玛丽莱利》(*Mary Reilly*, 1990)、瑞斯(James Reese)的《化身博士与奥戴尔》(*The Strange Case of Doctor Jekyll & Mademoiselle Odile*, 2012)和藤南特(Emma Tennant)^②的《伦敦的两个女人》(*Two Women of London*, 1989)。

雪莱^③、马克·吐温^④等作家是平行创作的先驱。当代许多主流作家,如巴恩斯(Julian Barnes)、厄普代克(John Updike)、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藤南特、福斯特,尤其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少数族裔杰出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John Coetzee)、非裔作家瓦科特(Derek Walcott),加拿大女性主义作家阿特伍德、厄夸哈特、美国犹太作家欧泽克、英殖民地作家金凯德(Jamaica Kincaid)、美殖民地法语作家孔戴、印裔美籍作家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等都热衷于平行创作。平行叙事无处不在,平行叙事作品屡获诺贝尔、普利策、布克等文学大奖。甚至可以断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平行叙事的时代。

三、平行叙事的基本模式

狭义的平行叙事要求平行文本与被平行文本在叙事框架上保持基本一致,并且主要情节和事件也基本吻合,主要为一对一的整齐对立

文本关系,平行和被平行文本都是独立作品(Yang & Hu, 2015: 458-459)。文类(风格)转换和视角(话语)转换型平行叙事是满足这些条件的最基本模式。

借用热奈特的术语,文类转换型平行叙事就是通过翻改(translation)改变前文本的文类和风格的文本产物(见图1)。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以莎士比亚最著名的20部白韵体戏剧为前文本,通过翻改创作出散文化的平行文本。当代文学中最显著的例子包括埃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重述》(2009)、施密特(Gary Schmidt)的《天路历程:重述》(1994)。前者将英雄双韵体的诗行文类转换成散文化小说,后者将班扬的原著用当代英语进行扩充性重述,使故事情节更加丰满,并融入但丁、福斯特、霍桑等的语言风格。原初的文类转换型平行叙事只涉及文类变化,但随着平行叙事的发展,这一模式融入了其他后现代策略,如视角转换等。赫姆菲尔(Stephanie Hemphill)的《你自己,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行画像》(*Your Own, Sylvia: A Verse Portrait of Sylvia Plath*, 2008)除了将散文化传记转换为诗行叙事之外,作品里的每一首诗都采用一位普拉斯熟识的人的视角,如亲人、治疗师、老师和朋友等,从她的母亲奥莱利亚1932年分娩开始到1963年普拉斯的葬礼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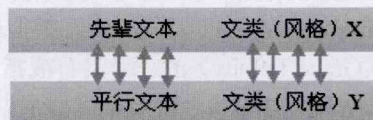


图1 文类(风格)转换型平行叙事(基本模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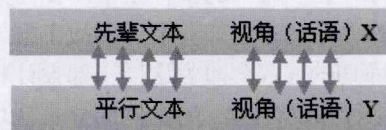


图2 视角(话语)转换型平行叙事(基本模式二)

视角转换或聚焦转换(transfocalizations)是最常见的一种平行策略(见图2)。通过选取与元文本不同性别、阶层或族裔的人物作为叙事者,平行叙事赋予无声者以声音。加德纳(John Gardner)的《格兰德尔》(*Grendel*, 1971)就是最早的叙事视角转换式平行叙事作品之一。加德纳透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怪兽格兰

德尔的反讽叙事对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进行改写,赋予其新的意义。《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创作的隐型生命虚构作品(implicit biofiction)(Kohlke, 2013: 196),而麦克莲(Paula McLain)的《巴黎妻子》(*The Paris Wife*, 2013)即为《流动的盛宴》的平行叙事。虽然换为哈德莉的视角讲述故事,叙述话语和流动进程随之发生变化,但叙述中心仍是海明威与哈德莉在巴黎的艺术生活。类似的例子还有马丁的小说《玛丽·雷利》,与这部平行作品对位的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1889)。马丁选取博士的爱尔兰女仆作为叙事者,赋予底层人物话语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虚构文本中的体现。

带有政治意图的平行叙事大多通过重新视角化(reperspectivisation)和重新话语化(revoicing)的方式实现。大多数的平行文本不只是视角转移,而且赋予叙事者当代话语,让他们站在现代的时间基点上讲故事。显著的文本例子有以《奥德赛》为元文本的《珀涅罗珀记》。阿特伍德在前言中说:“我选择将话语权交给珀涅罗珀和十二个被吊死的女仆。”《珀涅罗珀记》的平行创作不只涉及简单的话语转换,它将原作的单一视角变成平行作品的多重视角,创设立体化视角效果。此外还涉及文类转换,将史诗转换成散文和韵文穿插的文体风格,并在叙述中保留古老的唱诗形式。类似的还有蒂凡尼(Grace Tiffany)的《绿宝石戒指》(*The Turquoise Ring*, 2005),将戏剧《威尼斯商人》转类成小说,并将话语权交给戏剧里的五位女士。

还有一类一对一的平行叙事,在与先辈文本对应的平行文本之外套上一层故事框架(见图3)。库切的《福》即为这样一部设计精妙的内嵌式平行作品。《福》的主体部分是视角转换型平行文本,主角不再是鲁宾逊,而是一位女性——苏珊·巴顿。在这个占据作品绝大部分篇幅的平行文本之外有一个框架叙事,用以解释苏珊的故事如何变成笛福笔下的《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平行创作作品不仅再现了《鲁宾逊漂流记》的创作过程(poïoumenon),而且揭示了《福》本身的创作过程,进而颠覆平行文本和被平行文本创作上的时间关系和创作过程,展现笛福如何通过操控故事话语权颠覆真实与

虚构之间的关系。因而,它本身可以视为一部元平行叙事作品(meta-parallel-narr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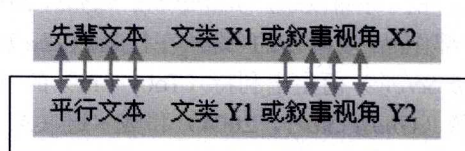


图3 叙事框架内的平行叙事(基本模式三)

文类风格和视角/话语的转换是平行文本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其他复杂形式都建立在这两种基本模式之上。它的修辞意图主要在于引起叙事重心节奏、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等的深刻逆转。除了这两种最原初的模式之外,广义上的平行叙事还可以理解为任何两个有平行特征的叙事文本,如人物平行但叙事框架不平行的情况和时空移置下的平行叙事等。

人物平行但故事横跨的时间框架不一致的平行叙事大多为前传式平行文本(prequel)或续写式平行文本(sequel)。在前传式平行文本中,作品在叙事时空上变成了先辈文本的前文本(赵毅衡, 2010: 5)。这是我们在描述平行文本时没有采用前/后文本概念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虽然所有平行文本从创作时间上来说都是被平行文本的后文本(post-texts),但从故事时间来看,平行文本可以是被平行文本的前文本(pre-texts)。典型的前传式平行作品有厄普代克的《葛楚德和克劳狄斯》(*Gertrude and Claudius: A Novel*, 2000),它的先辈文本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通过采用葛楚德的话语补充叙述《哈姆雷特》故事发生前的故事,这部平行作品颠覆了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变被叙述者为叙述者,传达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厄普代克对历史、女性和善恶等新思考。

《理智与情感》是被续写得最多的经典作品之一。广受评论界赞誉的续写文本主要有藤南特的《埃莉诺与玛丽安》(*Elinor and Marianne*, 1996)、巴雷特(Julia Barrett)的《三妹》(*The Third Sister*, 1996)以及艾肯(Joan Aiken)的《艾莉莎的女儿》(*Eliza's Daughter*, 1994)等。藤南特的平行续写沿用了奥斯汀最初给她的作品定的标题和书信体形式,但讲述的是《理智与情感》故事之后的故事,也就是玛丽安与布兰顿上校结婚后几个月的故事。《三妹》从故事

时间上看是奥斯汀故事的续写，但从内容上看却是前文本故事的重复，玛格丽特和奥斯本与玛丽安和维劳吉之间的故事几近相同。《艾莉莎的女儿》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带有几分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笔触地续写了维劳吉女儿的故事。

在一对一的平行叙事中还有一类相对比较隐秘的作品正逐渐引起批评者的关注，布罗伊尔(Rolf Breuer)称之为仿制叙事(counterfeit)，而本文称之为时空移置型平行叙事(见图4)。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乔伊斯是这一模式的最早践行者之一，《尤利西斯》为荷马的《奥德赛》置换时空后的平行文本。彼特斯海姆(Jolina Petersheim)的《放逐》(*The Outcast*, 2013)是霍桑的《红字》现代版的平行仿制叙事。孔戴的《风啸山庄》是对《呼啸山庄》当代加勒比的重新语境化改写，平行文本里的人物和情节与正典文本基本一致，但前文本中的阶层/种族冲突在平行文本中被放大。通过平行作品孔戴追溯了殖民心态的源头(Mardorossian, 1998: 7)，同时对加勒比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过程进行思考(Fumagalli, 2006: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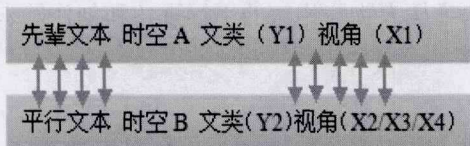


图4 时空置换型平行叙事（基本模式四）

虽然一些作品的标题直接透露了其与前文本之间的平行关系，让读者直接带着某种先见进入阅读体验。但大多数时空移置型平行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对位关系要求读者对前文本有比较深入的阅读经验才能获得。欧泽克将她的作品《异国身物》比喻成《大使》这张照片的底片，一张保留了情节，但通过时空置换和调换新旧世界之间的关系逆转了意义的底片。金凯德的《露西》(*Lucy: A Novel*, 1990)和史密斯的小说《论美》除了设置一个同名人物之外，没有提供明显的线索，需要读者更多的阅读经验来联系前文本，发现它们分别与夏洛特的《维莱特》(*Villette*, 1853)(Yost, 2006: 141-142)和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之间的平

行关系。克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 1997: 246)将这种移置视为“后现代重写中最复杂、最延展的一种模式”。而事实上，在后现代语境下平行叙事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

四、平行叙事的升级模式

近年来平行叙事在形式上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即使带有政治意图，也不再通过明显的视角变化这一原始单一的方式来实现，而是更加隐秘化，先辈文本和平行文本不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这使得先辈文本与平行文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读者需要更多的元文本知识才能探察到新文本中的平行元素。这些平行文本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升级模式。

第一，平行文本是采用双/多重叙事线索作品中的一部分，作品里可以出现一个或多个平行文本(见图5)。费什(Laura Fish)的《奇怪音乐》(*Strange Music*, 2009)是内嵌多个平行文本的典范之作。故事由三位叙事者分别讲述，包括还没有结婚的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后来的布朗宁夫人)、克里奥尔家仆凯迪亚和黑人种植女工谢芭。诗人伊丽莎白的故事线平行于传记中关于她在丹佛的多奎镇和牙买加种植园的生活经历，既涉及视角话语转换(由第三人称传记作家话语转向第一人称传主话语)，也涉及文类转换(由原来的非虚构转换为虚构文本)。第二个平行文本是谢芭的故事线，对应的先辈文本正是诗人伊丽莎白的诗作《逃跑的奴隶》(*The Runaway Slave at Pilgrim's Point*)，在平行文本里费什将诗变成谢芭自己讲述的故事。很有意思的是，费什将这首诗附在小说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谢芭的故事与诗之间的关系，而伊丽莎白和谢芭两个平行文本之间的呼应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效果，赋予《奇怪音乐》以创造过程叙事这一元虚构特点。类似作品还有康宁翰的《时时刻刻》，小说名本是伍尔芙为《达洛威夫人》定的标题，经斟酌后弃之不用，被康宁翰选用。在这部三线叙事作品中，与虚构化的伍尔芙相关的部分是伍尔芙传记的平行叙事，第三条克拉丽莎叙事线则与《达洛威夫人》平行。《时时刻刻》和《奇怪音乐》里的两个先辈文本之间都涉及创作者与被创作者的关系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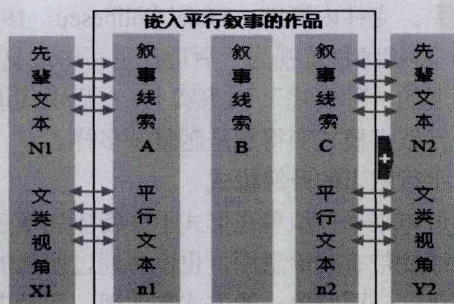


图5 多重叙事中的多个平行文本（升级模式一）

第二，平行文本是故事内套故事中的一个或多个低层叙事（见图6）。沃尔克（Brenda Walker）的《坡的猫》（*Poe's Cat*, 2000）在故事里至少嵌入了两个平行文本。外面的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当代人物表兄妹西亚和费恩之间，故事内的第一层故事是爱伦·坡早夭的妻子弗吉尼亚临死前讲述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外面的故事是爱伦·坡和妻子故事现代版的平行叙事。第一层故事是对爱伦·坡及其虚构故事的重新讲述，平行于他的传记和评论。最底层的故事平行于他的短篇小说《丽姬娅》（*Ligeia*），只是分别换成了弗吉尼亚和罗维娜作为故事的讲述者。通过平行叙事爱伦·坡的妻子获得了与他一样的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的身份，不仅创作他作品的平行文本，而且对他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偏执狂男性人物发起了反讽式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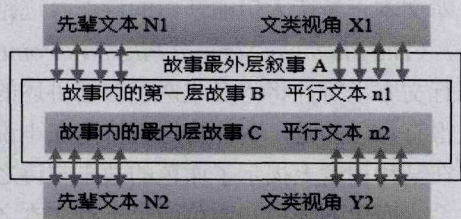


图6 故事套故事中的多个平行叙事（升级模式二）

第三，故事整体框架为平行文本，中间插入一个或多个与先辈作家生命叙事相关的平行文本（见图7）。立品科特的《达洛威先生：一部中篇小说》不仅是《达洛威夫人》的平行叙事，而且将《达洛威夫人》的作者伍尔芙的生命因子（*biomeme*）融入了平行叙事当中。作品里关于伍尔芙的故事之所以可以视为一个平行框架叙事中的独立平行文本，是因为伍尔芙并非与框架平行叙事对位的先辈文本《达洛威

夫人》里的人物。伍尔芙以刚出版的小说《去灯塔》（*To the Lighthouse*, 1927）的作者身份出现在插入的平行文本（*interpolated parallel text*）中，理查德买了一本《去灯塔》送给克拉丽莎作为结婚30周年的纪念礼物。而且伍尔芙和她的丈夫里昂纳多以及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等都出现在插入的平行文本里，与伍尔芙日记中的相关叙述相对应。藉此伍尔芙笔下的同名人物和伍尔芙本人都变成了立品科特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在虚构的平行叙事框架基础上加入文学先辈传记因子的作品还包括奥尔逊（Lance Olsen）的《焦虑的愉快》（*Anxious Pleasures: A Novel after Kafka*, 2007）。这部作品以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1915）为平行前文本，采用葛雷格变成大甲虫之后身边人物的不同视角重述卡夫卡的故事。作者加入了楼下邻居、即将成为作者的卡夫卡的视角和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阅读卡夫卡故事的当代伦敦读者玛格丽特的视角。这种模式里的平行文本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先辈作家成为被凝视和被叙述的对象，另一种是先辈作家成为框架里与虚构人物视角平行的另一个视角。前者主要突出虚构人物眼中的作家，后者突出虚构人物与作家的平行视角和创作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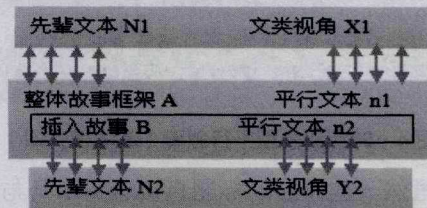


图7 整体平行框架里插入先辈作家生命叙事平行文本（升级模式三）

以上几种平行叙事模式通过打破一对一的对位模式，在一个或多个平行文本内外或左右加入原创性的故事，一方面增强了新作品的空间感，另一方面增大了新作品的阅读难度。这几种模式要求读者对多个前文本有阅读经验才能有效解读新文本。对先辈文本的作者和作品不熟悉的读者难以发现这种对位关系，这将直接导致读者对作品的不充分解读，甚至误读。换句话说，只有了解与之对位的前文本的读者才是这类复杂平行叙事作品的理想读者。

五、结语

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平行叙事是经典作品顺应当代社会文化议题的升级版故事讲述形式。敢于进行平行创作的作家本人大多为对先辈文学家有深厚研究的学者，如欧泽克为詹姆斯学者，蒂凡尼为莎士比亚学者，这为平行叙事作品广受评论界和读者赞誉奠定了创作基础，为平行叙事时代进入鼎盛期注入了非凡的活力。平行叙事不仅是后辈作家对经典作品和文学先辈的致敬行为，同时也让经典作品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Connor, 1996: 367)。

本文对后现代语境下的各种平行叙事模式进行了分类论述，包括四种原初的一一对位模式——文类（风格）转换、视角（话语）转换、叙事框架内平行叙事和时空置换性平行叙事及三种升级版的多对多对位模式——多重叙事中的多个平行文本、故事套故事中的多个平行叙事和整体平行框架里插入先辈作家生命叙事平行文本。对不同形式的平行叙事进行分类论述可以增进研究者对当代大奖作品创作路径和趋势的了解，同时也能帮助读者成为作者的理想读者，实现对作品更充分和更全面的解读。

注释：

- ① 重写更多用于描述圣经故事和儿童故事的改写方面的研究。
- ② 藤南特的多部小说都是对经典作品的平行创作，如《伦敦的两个女人：化身博士》（1989）、《彭伯利或傲慢与偏见续》（1993）、《苔丝》（1993）、《不平等婚姻或二十年后的傲慢与偏见》（1994）、《恋爱中的爱玛：简·奥斯汀的爱玛续》（1996）等。
- ③ 雪莱曾撰写平行戏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1820）。
- ④ 马克·吐温曾撰写平行叙事《亚当与夏娃的日记》（*The Diaries of Adam and Eve*, 1905）。

参考文献：

- [1] Andrea, K. 2011. The Future of the Post-Victorian Novel: A Speculation in Genre[J]. *HJEAS*, (2): 351-370.
- [2] Calinescu, M. 1997. Rewriting[A]. In H. Bertens & D.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Practice*[C].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3] Connor, S. 1996. *The English Novel in History 1950-1995*[M]. London: Routledge.
- [4] Fumagalli, M. 2006. Maryse Condé Creolizes the Canon in La migration des coeurs[A]. In S. Barbour & G. Herndon (eds.)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Maryse Condé: A Writer of Her Own*[C]. Trenton: Africa World.
- [5] Heilmann, A. & M. Llewellyn. 2004. Hystorical Fictions: Women (Re)writing and (Re)reading History[J]. *Women: A Cultural Review*, (2): 137-152.
- [6] Kohlke, M. 2013. Neo-Victorian Biofiction and the Special/Spectral Case of Barbara Chase-Riboud's Hottentot Venu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Victorian Studies*, (3): 4-21.
- [7] Llewellyn, M. 2009. Neo-Victorianism: On 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Appropriation[J]. *Lit: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 (1): 27-44.
- [8] Mardorossian, C. 1998. Cannibalizing the Victorians: Racial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Brontës and Their Caribbean Rewritings[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9] Mark, B. & K. Thomas. 2007. A Parallelquel of a Classic Text and Reification of the Fictional[A]. In M. Rubik & E. Mettinger-Schartmann (eds.) *A Breath of Fresh Eyre: Intertextual and Intermedial Reworkings of Jane Eyre*[C]. Amsterdam: Rodopi.
- [10] Moraru, C. 2001. *Rewriting: Postmodern Narrative and Cultural Critique in the Age of Cloning*[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1] Müller, W. 1995. Derivative Literature: Notes on the Terminology of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s and a British-American Case Study[A]. In U. Hebel & K. Ortseifen (eds.) *Transatlantic Encounters*[C]. 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 [12] Novak, J. & S. Mayer. 2014. Disparate Images: Literary Heroism and the 'Work vs. Life' Topos in Contemporary Biofictions about Victorian Authors[J]. *Neo-Victorian Studies*, (1): 25-51.
- [13] Schiff, J. 1998. Contemporary Retellings: A Thousand Acres as the Latest Lear[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4): 367-381.
- [14] Schiff, J. 2004. Homage, Sexual Identity, and the Single-day Novel by Cunningham, Lippincott, and Lanchester[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4): 363-382.
- [15] Swamy, V. 2006. Traversing the Atlantic: From Brontë's 'Wuthering Heights' to Condé's 'La Migration des coeurs'[J]. *Journal of Caribbean Literatures*, (2): 61-74.
- [16] Thieme, J. 2001. *Postcolonial Con-texts: Writing Back to the Canon*[M]. New York: Continuum.
- [17] Widdowson, P. 2006. 'Writing Back': Contemporary Re-visionary[J]. *Textual Practice*, (3): 491-507.
- [18] Yang Xiaolin & Hu Zhen. 2015. Application of P & RBL Model to English Literature Course: Using Teaching Framework Based on Three Key Concepts[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3): 457-462.
- [19] Yost, D. 2006. A Tale of Three Lucys: Wordsworth and Bronte in Kincaid's Antigua Villetta[J]. *MELUS*, (2): 141-156.
- [20] 赵毅衡. 2010. 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J]. 文艺理论研究, (2): 2-8.